



爱之弦

非梦之梦 非诗之诗

柯文辉 著

BH47 V10

1217.2
370

柯文辉 著

爱之弦

漓江出版社



B 700974

爱之弦

柯文辉

•

漓江出版社出版

(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00-1号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

•

开本850×1168 1/32 印张15.875 插页3 字数357,000

1990年5月第1版 1990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：1—2700册

ISBN 7-5407-0547-7/I·409

定价：6.40元

恶 梦 虽 长
难 挡 日 出

——作者母亲遗训

序 一

是天才与低能在漠野被迫相爱，
才生下这令人震惊而又惋惜的灵胎。

龚 浩

84.9.11.绝笔

序 二

泪啊，心灵的岩浆，
请莫拭擦，任它流淌，
免得把善良的手烫伤！

理召姨

83.12.21.北京

序 三

你写出了热得发热的诗，
还能写得更多热得发冷的诗。
因为在我面前成熟得象个孩子，
而我在你面前愚蠢得象个老头子。

王景山

85.12.1. 贵阳

总 目

戏语 (探索性诗剧)	(1)
呖语 (童话散文诗)	(203)
臆语 (诗意散文)	(277)
送冬草 (诗词·1966—1976)	(457)
平常草 (诗词·1977—1986)	(475)
洒向人间都是爱 (编后小记·洪禹平)	(500)



戏 语

探索性诗剧



目 录

安魂曲（散文诗剧）	（ 4 ）
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献给成年人的童话诗剧三部曲

鹰的梦与非梦（诗剧）	（ 22 ）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

拔 河（散文诗剧）	（ 62 ）
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

海底钟声（散文诗剧）	（ 87 ）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

三女性之死

红珠外传（三场两景戏曲）	（101）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杜十娘之死（戏曲化诗剧）	（142）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祥林嫂之死（散文诗剧）	（166）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海语（广播散文诗剧）	（181）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探索什么？	（194）
-------------	-------

安魂曲

(散文诗剧)

一七八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

从北冰洋卷来的朔风，把鹅毛雪片滚成雪团，旋成雪柱，很命地向铅灰色云空上抛去，又碎裂成银色粉末，彼此撕打着，缠绕着，翔舞着，落在厚厚的雪褥上。

公路上，很久看不到从维也纳驰往中小城镇的驿车。整个奥地利都躺在银光皑皑的阿尔卑斯山下，做着诗之梦。

公爵大人乡村别墅的一角，有一间颓败的小小茅屋，房顶很难忍受积雪的重压，逐渐向南方倾斜，不是几根地中海松木撑持着，早就被埋葬在一片雪海之中。

屋里，挂着铁十字架的木墙，被烟熏火燎，变成了茄子皮似的深紫色。草帘挡不住偷袭进来的寒风，雪花执拗地从门窗缝隙中钻了进来。室内没有生火，冷如冰窖。

屋正中放着一架翼琴（即钢琴前身，为了使观众听懂，以下称为钢琴），上面覆盖着一块褪了色的天鹅绒。旁边有只小水缸，里面的水全冻了。

左边墙下稍稍避风的一角，有一把破旧的躺椅，上面半坐半躺着老花师。这是一位被贵族吸干了血汗的幽灵，一具能动的木乃伊。虽然才五十二岁，看上去却衰老得多，灰白的鬓发象茅草堆在宽广的额头，扫帚眉间笼罩着愁云，失明的双目嵌

在深深的眼窝中，隆起的鼻梁，黧黑的皮肤，七寸长的虬髯飘拂着，加上贫穷、劳累、风尘三把利斧在他脸上砍下的纵横皱纹，显示出劳动者的尊严。那粗犷的呼吸，微肿的大手，说明久病无钱医治。

旋风吹折了树枝，“咔嚓”一声，使老人从半昏睡中猛醒过来。

老人：（打个寒颤）这不象女儿的脚步声，是暴风雪压断树枝的声音，我用耳朵“看”见了。最好有辆不载老爷的空车，让心地慈和的马车夫把我的小鸟儿带回来吧。我快要走了……萝丝呀！咱们的灵魂会不会见面？谢谢你给我生了一个多么聪明的姑娘，那双给琴键下面小精灵们看病的手，要是长在公爵小姐的腕子上，说不定鼎鼎大名的莫扎特也来求婚，可惜了不起的花种子埋在阿尔卑斯山顶雪坑里没有开花结果的机会，这些都是我的罪恶造成的！我不敢抱怨天主对我不仁慈，这惩罚也太……沉重……啊！我说错了。主啊，饶恕我吧！（铮铮的车轮声从窗外响过）八成公爵又带着随从们从维也纳出发，寻找新情妇去了。主啊，您要真是万能，为什么不惩罚那个恶棍，反而饶不过我这摆弄了一生泥巴的花匠？主啊！您得相信诚实的人，可不是魔鬼来诱惑，他们把我这穷瞎子诱骗去干嘛……（捶胸）呵我有罪，我不该抱怨生活不公正！

〔门“呀”的一声被推开，少女侧身走入，迅速关上了门。趁着她扫雪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清她颇长健美的身材，端庄匀称的脸型，吉普赛人式的前额稍稍突起，鼻子具有希腊式的古典美，细长的修眉，乌亮的长睫毛，闪电生风的大眼睛，一络金发从墨绿色头巾下边垂到眉梢。藕色衣衫上印着褐

色小花，有一种清而不寒秀而不媚的风采。看到了僵卧的父亲，不觉后退一步，然后向他跑过来。

少女：爹！

老人：哦，孩子！你该冻成一块冰，累成一滩泥，喘成一只小鼓风机了吧？

少女：不！只要听到您老人家的声音，上维苏威火山也不热，下北冰洋也不冷，女儿多高兴哪！让我给您弹一支莫扎特的曲子，唱他谱的歌，谁听了都比摔一跤捡到一只钻石别针还带劲儿。

老人：什么，钻石别针？

少女：不！那玩艺儿值十万法郎，跟咱们穷家的女孩子没关系，就象冰和火不能放在一块儿似的……

老人：怎么，又有什么人在你面前谈过钻石别针？

少女：没有。

老人：没有就好。本来，那是很遥远的事了。

少女：什么事？

老人：没什么。好孩子，快死的人对太阳每次重新升起，都挺难巴望到！

少女：爹！乡村小学一个月之后才能开学，等他们把这架旧琴抬回去，把修琴的钱付清，也好给您买点好吃的东西。

老人：吃什么也是白费。

少女：爹说到哪儿去啦，您比山脚下的枞树还硬朗，等到哪天有了钱，还请您上维也纳去一趟呢……

老人：又是去听莫扎特的歌剧？别拿肥皂泡沫似的好话来安慰我……

少女：爹这样的好人准会长寿，虽然双目失明，手反而格外灵

巧，明年春天还会栽出几千盆好花，公爵又要来开化装跳舞会，说不定还会赏给您金币……

老人：（摇手）孩子！爹在梦里也多年不当花匠了。

少女：当嘛，当嘛，您再说不当我就要——

老人：怎么着？

少女：我可要哭啦。

老人：哈哈！就算再当上花把式，又有什么用？你别扯到英吉利海峡那么远。我问你正经事！

少女：（拭泪而笑）哈哈！正经事？女儿去过了。

老人：什么？

少女：女儿去过歌剧院，天太冷，只卖十几张票，从前欠的修琴钱付不出。

老人：不！我是说——

少女：（拦住话头）您是说没有蛋糕给我过生日？亲亲我吧，这是爹给的最好礼物！

老人：（吻女儿）别打岔，还有……

少女：还有，女儿给您弹出一个精神大宴会……

老人：哎！这么大的孩子，把最重要的事给忘了，上帝！您对我的惩罚也太狠了。

少女：爹！停会儿雪小了，我上前村找皮匠叔叔借钱给您看看病……

老人：（微愠）少给我把玫瑰扯到蔷薇上。我问你神甫——

少女：爹！（哭腔）天太冷，您的双手铁凉，干嘛在重病当中发这么大的火？要是气出个三长两短，女儿孤零零的该多么可怜？

老人：（急了）你少给我打岔，我是问你——

少女：……爹！只要您好生生地躺在家里，女儿一天只吃一小片黑面包，累死也高兴。可您老是这么折腾自个儿身子骨，女儿多么怕……

老人：你少给我啰嗦，怕这怕那，就不怕你爹灵魂下地狱？我叫你请的神甫呢？你八成出了村就找丫头们到磨坊里闲嗑牙去了！

（一阵剧烈的喘息）

少女：（替哮喘的老父捶背）爹！爹！您得为女儿保重！

老人：（半嘶哑地）神甫呢？我要你马上回答。

少女：神甫他——……

老人：他上天赴圣宴去了么？

少女：他……

老人：你……（喘得更厉害）

少女：爹！女儿本来想瞒着您，可您气成这样……说真格的，神甫上公爵大人姨侄女三表妹的干姐姐家，祝贺她那一岁小东西的命名日去了。

老人：（勃然大怒）怎么？一个才出世不久的血泡子，也跑去拍马屁，一个栽过一千四百种花，累了四十年的花把式等着做告解擦圣油也不来，上帝！这就是您的公正么？

少女：谁不知道咱们家穷？

老人：穷怎么着？穷得干净，饿的清白，不偷不抢……（大咳）

少女：爹！爹！爹！（哭）女儿本来不想说，您老人家道的呀……

老人：（昏厥）……

少女：（试试鼻息，取毯轻轻盖上）天！叫我怎么办呐？（抽泣）

〔流浪者推门而入。这是一个二十七岁的青年人，长发垂

耳，目光澄澈。他穿着不合时宜的绣花衬衣，一件破旧而又单薄的外套，虽然瑟缩，但气度轩昂，卓然不俗。此人进门后，欲言又止，欲去又回，犹疑有顷，终于——

青年：（羞赧地）小姐！……

少女：（摇头）这儿没有小姐。您是来取钢琴的？

青年：不！姑娘！您家里有吃的吗？

少女：（眼珠转了个问号，更冷淡地摇摇头）……

青年：请问：能给一口水喝吗？

少女：没见炉子都烧不起？（手指水缸）

青年：（揭开水缸一看，盖好）冻了。姑娘！您……

少女：你怪我没有一点同情心？你诅咒吧！可谁同情咱们父女俩呢？（悲从中来）啊！不该在先生这样陌生人面前诉苦，爹听到又要气坏，你来的可不是时候！

青年：这……太抱歉了！（一鞠躬，手扶着门欲走）

少女：对不起！（还礼）爹二十九岁就双目失明，现在快不行了，连上帝的仆人也那样势利，看到咱们家穷得水洗刀刮，不肯来涂圣油，做临终圣事……

青年：（询问少女，更似自问）是吗？（背手悄悄绕着靠椅走了一圈，门外风声益烈）姑娘！上帝如果没有死去，也叫贵族们买去当勋章挂在大襟上了！

少女：请原谅，我爹是个虔诚的基督徒！

青年：基督就这样对待他的信徒？（从墙上摘下十字架，复由少女头上扯下一段丝带，穿好十字架挂在胸前，冷得牙齿打颤）请喊醒你爹，说副主教看他老人家来了。

少女：不！还是让他在梦中涂圣油吧，不然太残酷！

青年：安慰垂死者，目的正确，一切手段都是正确的！